

父亲的百衲衣

■刘先露

农历冬月二十四，天阴得像块旧毡布。闭上眼，一件衣服的轮廓便从记忆深处浮起——那件百衲衣。三十年了，它长在我记忆的皮层上，纹理分明，我甚至能“摸到”第三层补丁上最厚最硬的针脚。三十年前的今天，父亲彻底停下了手中的针线，而今已年逾花甲的我，才真正开始解读他一针一线缝进我生命里的究竟是什么。

父亲生于1922年，一生没离开过土地。中年丧偶后，与同样丧偶的母亲重组家庭，相濡以沫。母亲在我六岁时病逝，生活的磨盘便彻底压在他一人肩上。他的一生似乎都在消化接二连三失去，唯一的应对，就是把腰弯得更低，把脚下的土地抓得更牢。

我的启蒙始于油灯，而非课堂。记忆里最暖的画面，永远是那盏如豆的油灯。灯下，父亲摊开报纸，用工整的字迹写下“赵钱孙李”，写下“甲子乙丑海中金”。白天他领着哥哥姐姐下地；晚上无论多困，总要就着昏黄的光教我识字。兴致好时，便讲些“桃园三结义”，讲“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”古老而又动听的故事。

如今我才明白，在那个言语需谨慎的年代，父亲在油灯下给予我的，不只是知识。那是他用最古老的汉字与故事，在我心里夯下的一块精神基石。无论外界风向如何变幻，我知道有一个地方，讲信义，重伦常。那是他在动荡年代，能为我开辟的唯一的“桃花源”。然而桃花源的围墙，挡不住现实的寒风。

十岁，我进了大队分校，因识字直接念三年级。1974年小学毕业，满以为能在公社读初中，却因父亲“开过荒地”“搞过小生产”，被“政审不合格”五个字挡在初中门外。十二岁眼中的火苗，被时代的灰尘轻轻飘掩埋了。

我放下书包，拿起锄头。最刺痛的一幕发生在的一个细雨黄昏。我家的大黑牛被生产队指派给一个黄姓男子使用，耕完地，那人径直将牛牵走，说归他了。我在后面哭着追，在山路上滑倒又爬起，死死拽住温热的牛尾巴跟了二里地。牛最终还是被牵走了。我回头，看见父亲站在远处屋檐下，沉默如淋湿的泥塑。

那时我只感到委屈。如今回望，才读懂那沉默如山的背影里压着怎样的惊涛骇浪。他不能替我夺回牛，便决心为我再造一副“铠甲”。

于是，便有了那件百衲衣。记不清父亲从多少个夜晚偷出时光，也数不清用了多少块碎布——哥哥姐姐的烂衣裤，邻居家的弃布头，真可谓“百家衣”。只记得我们睡下后，油灯再亮，他俯身将各色破布对齐、叠好，用粗针穿上棉线，一层、两层、三层……密密地纳进去。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土墙上，一起一伏，缓慢固执，仿佛不是在缝衣，而是在构筑一件能抵御世间风寒的甲冑。

天蒙蒙亮，他磨好镰刀唤我的乳名。我便穿上这件厚重笨拙的百衲衣，走向海拔1700多米的刘家大坡。衣服很沉，但非常暖和。穿着它放牛割草，莽草荆棘划破只有网兜，无法割入。站在坡顶，我能望见二十公里外县城对面的“天马山”。山外的世界，在我眼里辽阔而神秘。

那时我只嫌它厚重笨拙。如今在暖气恒温的屋里，当我用记忆的指尖“摩挲”那些纳进煤油烟尘的针脚时，才忽

然懂得：他哪里是在缝衣服，他是在为我一片片缝合那个因贫困不公而支离破碎的童年。他用所能搜集的全部“柔软”与“坚韧”，为我垫住了生活最粗砺尖利的那一面。

辍学一年后，父亲通过姐夫的关系，把我送到二十多里外读初中。每周我背着苞谷面走时，他总重复那句：“读好好好读，读出个人样子来。”

然而生活再次变奏。1977年暑假，父亲修厕所摔伤卧床，对我说：“别再读了，读完也没用，想要工作要有关系。”我第二次辍学，收完庄稼坐在屋里偷哭。后来是三姐看不过去，说：“你想读，就去吧。”我才得以重返校园。

1977年冬，高考恢复的消息如春雷传遍大地。1978年，我考上中等师范学校。当我把录取通知书交到他手中时，他握着薄纸，手微微颤抖，浑浊的眼泪一颗颗砸在纸上。那是我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，看见父亲流泪。

我曾长久困惑，甚至暗自怨他为何在我最想读书时亲手阻拦。直到我自己也做了父亲，在生活重压下做过无奈抉择，如今退休回望，才真正懂得：他不是看不见远处可能有光，而是在漫长无光的隧道里跋涉了太久，久到不敢确信那光真会照进我们这样四面漏风的茅屋。他的阻拦，是一种基于创伤的、更深沉甚至绝望的保护。而他最终的默许，乃至后来咬牙供我读完师范，则是用尽一生积蓄的所有勇气，为我那“万一的可能”，押上了最后的赌注。

父亲的爱，是动词，是名词，唯独不是形容词。

它具象为刘家大坡上那块两亩荒地。那是自留地被不公丈量后，他从石头缝里为我们抠出的一线生机。他种苦荞种玉米，种下的不仅是口粮，更是“绝不能饿垮”的意志。我后来才把两件事迹连起来想：我师专的学费，那一驮驮换成钱的玉米，源头不正是在这片荒地上吗？原来他早就在那座山上，以最原始的方式，为我存下了最后一笔“教育基金”。

他平凡，一生最高“职务”是生产队保管员；他内敛，一生未对我说过一个“爱”字。但他的爱无处不在：是油灯下的光，是百衲衣上的针脚，是开荒的锄头，是驮粮的马背，是通知书上砸开的泪花。

父亲在1995年冬，农历冬月二十四走了，享年七十四岁。

弹指一挥间，父亲去世已三十年。我也六十三岁，退了休。时间终于把我推到能与他平视、能理性理解他的高度。

我不再追问命运为何予他那么多艰辛。我也不再需要从记忆箱底翻出那件早已化为尘土的百衲衣。因为我知道，他缝进去的百家布、长夜里的光、一个农民父亲在动荡年代所能给出的全部安慰与期盼，早已长成了我的筋骨、我的筋骨、我的信念。

父亲，您看，您留下的从来不是一件衣服。您留下了一种活法——人生或许布满补丁，但只要用爱和坚韧，一针一线密密缝好，就足以温暖一个凛冽的时代。

并且，这余温，足以传代。

(作者单位：贵阳市商贸学校)



《信仰》(剪纸)

遵义市凤冈县中等职业学校 梁文敏
指导老师：杨正祥

风韵小镇

■陈长荣

我踏着青石板路，走进这夜色徽派建筑的江南小镇——双龙古镇。

街巷里挂着一串串红红的柿子，桂花酒的醇厚，把冬天渲染得像是早早挂起了红灯笼，映得游人脸上都带着喜气。

小桥流水间，不时传来葫芦声，是茶馆里的评弹班子在唱《贵州人》，在这水乡听来格外动人。

很多人都有听曲、喝茶、吃小笼包的习俗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吃饭的地方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

云栖楼前，是康养老人们的乐土。游客们都等着品尝双龙特色小吃。当蒸笼掀开时，一团白雾腾起，露出里面晶莹剔透的包子。老板娘手脚麻利，一笼笼递出来，嘴里还念叨着“小心烫”。

咬开薄皮，汤汁四溢，鲜得人眯起眼。吃小笼包也有个小窍门：轻轻提、慢慢移、先开窗、后喝汤、最后一扫光。

转过街角，见一群孩童提着花灯嬉戏。鲤鱼灯、兔子灯、莲花灯，在夜色中摇曳生姿。

游人们行走在石板路上，有说有笑，有的遇上相识的街坊邻居互祝一些吉祥话。这光景，让人想起儿时的元宵节。

河边的茶楼里，几位老人正在下棋。茶香袅袅，棋子落盘声清脆。我驻足观看，不觉入了神。对弈者也不恼，反倒邀我入座，奉上一盏明前芽。茶汤清冽，回味甘甜，配着窗外的月色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夜深了，游人渐稀。灯笼的光晕映在水面上，碎成点点金波。远处传来打更声，悠长绵远。沿着河岸漫步，听流水潺潺，看月色溶溶，恍若置身画图中。

这双龙古镇，白日里熙熙攘攘，夜里却静谧安详。街巷间飘荡的，不仅是食物的香气，更是浓浓的人情味。江南水乡的风韵，在这冬日的夜晚，愈发显得温婉动人。

归途中，我看到了一盏盏鲤鱼灯。灯光摇曳，鲤鱼灯寓意着年年有余、富足安康，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古镇的夜色，这冬日的风情，都将成为记忆里的一抹暖色，在往后的岁月中，时时泛起，慰藉游子的心。

(作者系思南县作协会员)

感恩自然之馈

■观山湖区世纪城小学三(19)班 陈佳怡

看——

月亮这个大饼，

是留给玉兔的点心。

小河像块冰糖，

馋得草地伸长脖颈。

云朵像一床棉花糖，

甜甜地贴着太阳。

泥土是一块巧克力，

藏着蚯蚓的甜蜜。

彩虹，像融化的水果糖，

咻地缩回云层里，

悄悄喂给贪吃的小星星。

流星迈着轻快的步子跑来，

是夜空洒给人类的喜糖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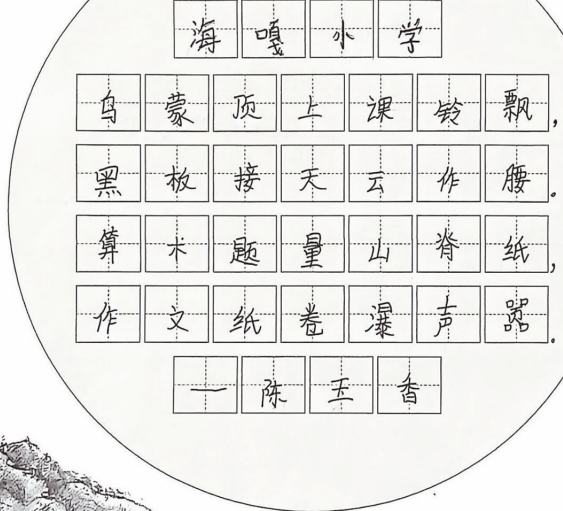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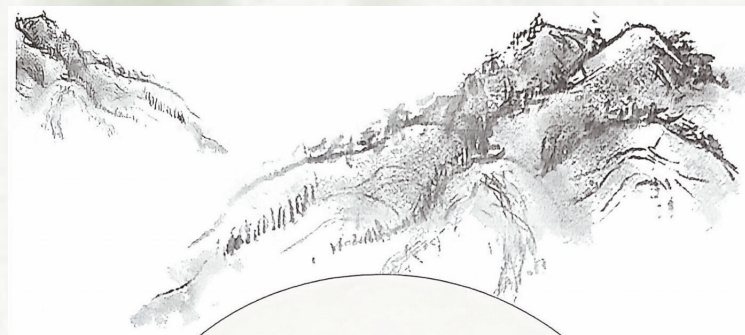
颗颗都裹着亮晶晶的梦。

感恩自然之馈，

你我他，还有花草虫鱼，

都是唇齿相依的朋友。

指导老师：张易鸣



《海嘎小学》 ■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海嘎小学 陈玉香

蒙子树的守望

■邓宏娅

在黔北的大山深处，有一所百年老校，在它书院的大厅，展示了一大堆老照片，照片上毛主席的身影吸引了我的注意。“这张照片有故事哟。”身后突然传来柔和而有些沙哑的声音。他是老何，是这所学校的老师，也是校史的编撰者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何，他的笑意在浅浅的皱纹里起伏着，亲切感扑面而来。

老何为我讲述着照片的故事：照片拍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五九年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29人全部考入高校，被誉为“第一炉优质钢”，时任校长在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……这在当时整个贵州省都是仅有的殊荣。老何静静地讲述着，却句句掷地有声。

后来，有幸和老何一个教研组，我们一起度过高一到高三的教学时光，也从北校区搬到了南校区的高三教学楼，几年的朝夕相处，关系也熟络了许多，所以称呼就从“何老师”变成了“老何”，其实很多时候，学生也会这么亲切地称呼他，听到一声“老何”，他脸上的笑意便更加宽了。

南校区古木森森，收纳着书声教语，斑驳的树影斜倚在墙上，仿佛是撑着这老旧的教学楼不畏风雨一路走来。

“铛铛铛……”下课铃响了。只见老何从楼梯口走出来，提着一个有些泛白的蓝色公文包，左手则端端正正地拿着掉漆的黑色保温杯，头发依旧向右偏分着，一些细碎的浅发不依不饶乱了方向，不再像往常那样温顺油亮，这分明是今天才洗了发。

“老何，这几棵树叫什么名字？”“蒙子树。”他朝我手指的方向望去。“哪个蒙？”“管它哪个蒙哦！……”

哈哈，那就不管了吧，我索性就叫它“蒙子树”了。

树就并排站立着，三棵树上都有明显的树洞，应该是松鼠的安身处，因为我时常会看到几只肥硕的松鼠在树与树之间来回跳跃，拖着尾巴，拖着绒绒的尾巴，然后趁其不备躲进树洞里。偶尔也会有一只松鼠从树上摔下来，只听见一声“啪——”接着就是泥面上树叶窸窣的响声，随即消失不见，一切又归于长久的平静。

蒙子树四季常青，不像老何，明显有些老了。笑容里的皱纹更深了。

老何不喝酒，也不打牌，每次聚餐都认认真真的吃着饭，然后就给我们摆谈他以前支教的那些有趣的往事。

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“钓鸡”的事。那时老何刚到一个偏远的乡村小学支教，每天拿着书本给村子里零散的孩子讲课。当学校缺教材的时候老何干脆就不用书，凭着经验把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的知识反复给学生讲。每到周末学校食堂不开餐时，就和同批次的另外两位同事到处找吃的填肚子。于是就有了“钓鸡”的故事。

我只听说过钓鱼，从来没有想过鱼还可以用来钓鸡。“钓鸡”的行动总是在村子里人们忙活路的时候进行。首先他们找来用竹子做成的鱼竿，在线的尾端套上细小的鱼钩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拿出在田间拾获所获得的丁点儿粮食，并把它挂到鱼钩上，一切

准备就绪后，就潜伏在篱笆外等待着最佳的时机，有时甚至会爬上院墙放长线钓小鸡”。你还别说，特别是小鸡都饿的时候那是一钓一个准。行动结束后，他们就会吃上一顿美味的晚餐，虽然肉不多，但就只是喝汤也能喝得心满意足。

有一回，老何和顺子竟钓了一只大肥母鸡，两人就商量着炖来吃，一阵忙碌后终于闻到了肉香，还没等鸡肉完全地“脱骨”，他们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本来想到给另外一个同事留一点的，但老何说肉实在太香了，没有“割得开”，于是才一会儿工夫整只鸡就被他们两人吃完了。又担心同事怪罪，怎么办呢？灵机一动，他们又把桌上的，甚至地上那些没啃干净的骨头捡起来吹一吹，重新放回锅里，然后再加一点水继续炖，直到小顾醒来把汤都喝得干干净净的！

说到这里，听得大伙儿捧腹大笑。

老何没有笑，脸上难得的平静。他说，后来的好几天，就在他们养鸡的地方，总会看到一串小鸡在那里“叽叽叽”地叫，不停地转过去又转过来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……

故事讲完，大伙儿的眼睛都已笑成了豌豆角，而我却发现老何眼里溢满了泪花。

前不久，有市领导来学校听课评课，老何是第一节课，我们都清楚无论如何也不会抽到他。但老何头一天依旧备课到很晚，办公室后那小小的角落总是有他备课的身影，他的资料书密密麻麻的都是红色笔记。教研组其他老教师也会开玩笑说：“你要是年轻时候都这么认真的话，也不至于……”老何只是“嘿嘿嘿”地笑，也不去争辩。

老何患有痛风病，隔三五天的脚就会痛，但市领导来的这一天，老何忍着痛带着“瘸腿”全程跟着，从南校区到北校区，从教室的听课到办公室的评课，他都拿着记录本认真地记着。当听课的专家们要离开的时候，老何赶上去说：专家们，新课改后新教材怎么上我们是一窍不通啊，能不能给我们这些“暴殄老汉儿”也培训培训？专家回道：一定有机会的。老何双手合拳，连声地感谢着，天边的晚霞露出一线光来，刚好照在老何手上，手背黝黑的皱纹和冒起的血管愈加的明显，像一道道明丽的忧伤。

我和老何上课的教室是挨着的，每到晚自习总能听到老何给学生讲课的声音，似乎永远不知疲惫。于是趁着下课，我问老何：您为何还这么拼？老何深邃的目光凝视着那几棵郁郁葱葱、四季常青的蒙子树，一言不发，我也就再没追问。

后来，偶然看到一篇老何的文章，题目叫《依然我心》，文章讲到年轻时参加党员学习会，在花生、瓜子、毛栗瓣的“诱惑”下逐渐懂得了党章，懂得了党员的含义，读懂了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和气质。

那一刻，我也仿佛真正的读懂了老何……

(作者单位：凤冈县第一中学)

温暖上海行

■兴义市田字格万峰林民族实验学校六(1)班 饶丝琪

立在东方明珠脚下，我咬下刚买的糖葫芦。冰糖的脆甜裹着山楂的微酸，是这座城市赠予我的第一缕滋味，混着江风，漫过舌尖。

对岸，东方明珠的球体在暮色里化作温润的珍珠。身后的陆家嘴，正勾勒出奇幻的天际线：“开瓶器”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似要开启整片夜空，“注射器”金茂大厦为暮色注入璀璨流光，“打蛋器”上海中心大厦则轻轻搅动着漫天云霞。

行至外滩时，糖葫芦的甜意仍在舌尖萦绕。胡校长带着我们乘船游江，波光里，那些形似“开瓶器”“打蛋器”“注射器”的摩天大楼缓缓掠过。她笑着为我们讲解建筑的故事，我们这群孩子，像一群无忧无虑的快乐水手。

上岸后，胡校长又贴心地带我们去吃汉堡炸鸡。看着我们大快朵颐的模样，她的脸上也漾起欣慰的笑意。后来，我们还一同逛了特产超市，满载而归。

稍作休整，我们便奔赴“田字格”公

益活动的现场。那里的老师和伙伴们格外热情，大家聚在一起，玩自在又酣畅。轮到上台时，起初我满心紧张，双手都不知道该往何处安放。可当我望见台下那张张满含鼓励的笑脸，听见一阵阵真挚热烈的掌声，那份局促不安便悄然消散，心底只剩下满满的激动与欢喜。

这段旅程中，我们还邂逅了另一种震撼心灵的美。走进上海自然博物馆，我屏气凝神地走过漫长的时光走廊：高耸的马门溪龙颈椎，如一座拱桥般连接起侏罗纪的天空与大地；凶猛的霸王龙颌骨大张，定格下史前最威猛的咆哮瞬间。

江上的风，陌生人的笑，被细心呵护的温暖，还有在陌生舞台上寻到的那个放松快乐的自己。这一切的美好，都被胡校长温柔的笑容串联起来，成为上海留给我最动人的礼物。

